

梁谿漫志卷第二

費·衮·補之

文武官制



文武官制自元豐政和更新其後增改亦不一因
 合而書之以備稽考云元豐三年初行文臣官制
 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
 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
 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為
 光祿大夫元祐右銀青光祿大夫宣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左光祿大夫
 正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右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

通奉大夫

大觀新置元祐
右正議大夫

給事中為通議大夫左

右諫議為太中大夫祕書監為中大夫中奉大夫

大觀新置元祐
左中散大夫

光祿卿至少府監為中散大夫太

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夫奉直大夫

大觀新置
元祐右朝

議大夫六曹郎中前行為朝請大夫中行為朝散大

夫後行為朝奉大夫負外郎前行為朝請郎中行

及起居舍人為朝散郎後行及左右司諫為朝奉

郎左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祕書

殿中丞著作郎為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

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為宣德郎

政和改
宣教

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為宣義郎大理評

事為承事郎太常寺大祝奉禮郎為承奉郎祕書

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崇寧初又

因刑部尚書鄧洵武有請以留守節察判官換承

直郎節度掌書記支使防團判官換儒林郎留守

節察推官軍事判官換文林郎防團推官監判官

換從事郎以錄事叅軍縣令為通仕郎以知錄事

叅軍知縣令為登仕郎以軍巡判官司理司法司

戶主簿尉為將仕郎五年改太廟郊社齋郎為假

將仕郎政和六年又詔舊將仕郎已入仕不可稱

將仕可為迪功郎舊登仕郎為修職郎舊通仕郎
為從政郎尋又以假版官行於衰世姑從版授蓋
非真官於是却以此三官易假授官以處未入仕
者假將仕郎去假字為將仕郎假承務郎為登仕
郎假承事承奉郎為通仕郎云政和二年易武選
官名內客省使為通侍大夫延福官使為正侍大
夫宣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履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協忠大夫
政和六年增置景福殿使為中侍大夫客省使為中亮大
夫引進使為中衛大夫翊衛大夫政和六年增置親衛大
夫政和六年增置四方館使為拱衛大夫東上閣門使為

右武大夫正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宣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履正郎
政和六年增置協忠郎政和六年增置中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客省副使
為中亮郎引進副使為中衛郎翊衛郎政和六年增置親
衛郎政和六年增置拱衛郎政和六年增置東上閣門副使為左
武郎西上閣門副使為右武郎皇城使為武功大
夫宮苑使左右驥使內藏庫使為武德大夫左
藏庫使東作坊使西作坊使為武定大夫武顯莊
宅使六宅使文思使為武節大夫內園使洛苑使
如京使崇儀使為武略大夫西京左藏庫使為武
經大夫西京作坊使東西染院使禮賓使為武義

大夫供備庫使為武翼大夫自皇城副使至供備
庫副使為武功郎至武翼郎今呼武功大夫以下
為正使武功郎以下
使為副內殿承制為敦武郎淳熙改
訓武內殿崇班為修
武郎東頭供奉官為從義郎西頭供奉官為秉義
郎左侍禁為忠訓郎右侍禁為忠翊郎左班殿直
為成忠郎右班殿直為成義郎尋改
保武三班奉職為
承節郎三班借職為承信郎三班差使為進武校
尉三班借差為進義校尉下至軍大將等易為副
尉殿侍為下班祗應及更醫官名有差

翰苑降詔

故事近臣有所請乞辭免其從與違皆當令學士
院降詔建炎掌故者省記凡請乞辭免唯不允者
始降詔紹興初呂忠穆公乞二子任在外官觀趙
忠簡公謝任伯乞朝見並從所請而無詔書綦叔
厚當禮時為學士引故事論之取荆公內制荅富
鄭公乞判汝州韓魏公乞判相州東坡內制荅文
潞公呂正獻辭免拜安厚卿辭遷官諸允詔以為
據從之尋又言近年急於除用人材並無降詔之
禮乃或有如敢遷延重寘典憲指揮非待賢之道
望舉行故事凡六尚書及翰林端明殿學士以上

職任與曾任宰相執政官若自外除授或被召應赴行在者並令尚書省日下報學士院頒降詔書以示待遇之禮且使外任近臣有所取信以離其官守制可於是禮文稍稍復舊

學士不草詔

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駁本朝富鄭公在西掖封還遂國夫人詞頭自是舍人遂皆得封繳元祐間東坡在翰林當草文潞公呂申公免拜不允批荅及安厚卿辭遷官宗晟辭起復詔皆以為未當不即撰進其所見以奏朝廷多從之蓋學士實代王

言視外制為重命令有所未避舍人猶得繳還堂親為內相者顧乃不可固應執奏以示守官之義理則然爾

知制誥不試而命

歐陽公歸田錄載知制誥不試而命者楊文公陳文惠及公凡三人蓋誤也實始於至道三年四月真宗念梁周翰夙負詞名令加獎擢乃不試而入西閣自國初以來不試而命者周翰實為之首而楊公繼之葉少蘊左丞夢得避暑錄話乃謂周翰與薛映梁鼎亦皆不試而用此亦誤映鼎蓋與大

年並命者獨大年不試而後命云

學士帶知制誥

翰林學士帶知制誥本於唐制唐自開元末改翰林供奉為學士院專掌內命號為內相凡充其職者無定負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但備顧問參侍行幸而已唐自有知制誥以中書舍人或前行正郎為之 本朝亦自有知制誥如錢若水蘇易簡皆自知制誥入為翰林學士然唐之學士必帶知制誥 之三字者所以別其為作文書

之學士也若 本朝翰林學士未始有作文書者則帶知制誥徒成贅爾元豐改官制失於刪去况知制誥自掌外制天禧末欲罷寇忠愍政事召知制誥晏元憲示以除目元憲辭以臣掌外制此非臣職是也建炎元年謝任伯叅政克家除翰林學士以知制誥犯祖名為言有旨權不繫知制誥三字任伯力辭言翰林學士 祖宗時若兼領他官止與職名同元豐官制既行專典內制則必帶知制誥三字此不易之制也詎可輒緣微臣輕有改革卒辭不拜然元豐以前省臺寺監皆領空名

則固與職名同官制既行賜之以階而省臺寺監各還所職則翰林學士自應專典內制矣何必更帶知制誥三字為哉任伯第不詳攷爾

北門西掖不以科第進

北門西掖之除儒者之榮事也其有不由科第但以文章進者世尤指以為榮熙寧則韓持國崇寧則林彥振皆嘗直北門紹興初徐師川俯賜出身為翰林學士任世初中先蘇仲虎符皆賜出身為中書舍人而呂居仁本中賜出身兼掌內外制乾道淳熙以來韓元咎元吉王嘉叟桓劉正夫孝慈

皆以門蔭特命攝西掖而劉正夫有名試之命因力辭言國朝之制詞命之臣皆先試而後命自渡江以來廢而不舉今方修故事恐弗克稱塞雖可其奏然攝詞命幾三年乃罷

二史扈從

二史立螭舊多服綠者謂之一點青其職日記言記動則人主起居之除皆所當侍而遇乘輿行幸未嘗扈從此亦闕文近歲始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從駕乃合建官本意

三館館職

唐三館者昭文館史館集賢院是也五代卑陋僅於右長慶門築屋數十間爲三館國初太平興國二年度地在昇龍門東北一新之以三館新修書院爲崇文院大中祥符八年又於左右掖門外建院天禧初詔崇文外院以三館爲額天聖九年乃徙三館于崇文院前列三館後建祕閣修史藏書校讎皆其職也中興以來復建祕書省而三館之職歸之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本朝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紹興初猶仍此稱蓋舊典也

祕書省官撰文字

故事朝廷有合撰樂童贊頌敕葬輅祭文夏國人使到驛燕設教坊白語刪潤經詞及回答高麗書並送祕書省官撰蓋學士代王言掌大典冊此等瑣細文字付之館職旣足以重北門之體且所以試三館翰墨之才異時內外制闕人多於此取之所謂館職儲材意蓋本此

檢校官

檢校官蓋唐制本以爲武臣遷轉之階至祖宗時特崇重之凡文臣爲樞密使副必以檢校官兼正官爲之大中祥符五年王真公欽若以吏部尚

書陳文忠

堯咨

以戶部尚書為使，晁文元嘗制誤

削去檢校太傅，詔並存之。自後王景莊

嗣宗

曹襄

悼

利用

為副樞，又用趙韓王例，不帶正官，直以檢

校太保為之，獨太平興國中石元懿

熙載

止以戶

部尚書充使，乾興中錢思公

惟演

亦以兵部尚書

為使，當時以為有司之失，檢校之階，凡十有九，三

少而上有六等，後雖樞廷不復帶，然自節度使而

遷者，必除檢校官，蓋節鉞之上，止有太尉，開府儀

同三司，遂至少保，所以必除檢校官者，蓋

祖宗

重惜名器之深意為之等級，不肯輕畀以三孤之

任也。自檢校尚書而下，亦或以為散官，熙寧中祖

與擇，責授檢校工部尚書，其後東坡黃州之貶，亦

檢校水部員外郎，此比頗多。

百官謚命詞與否

故事，百官謚不命詞，政和以來，有不經太常考功

議而特賜謚者，始命詞，紹興三年，陳去非參政

義，在西掖，引故事以請，乃詔：今後特恩賜謚，命詞

給告，餘給敕，其後應太常考功定謚者，亦徑陳乞

賜謚，例多命詞，朝論以為言止坐議狀給告，雖特

恩得謚者亦然，然今之從臣，磨勘轉官尚應命詞。

特恩賜謚乃人主非常之澤所宜命詞以示褒貶
若法應定謚者則當坐議狀給告可也至淳熙丁
未陳魏公賜謚正獻梁鄭公賜謚文靖乃特詔命
詞給告云

文正謚

謚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
國朝以來得此謚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
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謚文貞後以犯仁宗
嫌名世遂呼爲文正其實非本謚也如張文節夏
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謚不
易得如此其爲厲世之具深矣

臣下姓謚多同

臣下謚多同蓋以節行適相當固難於相避然其
間有姓謚皆同者往往稱謂紊亂嘗攷之 本朝

有兩王文康暉兩張文定齊賢兩張忠定詠兩陳

忠肅璿兩劉忠肅璣兩李忠愍中宣兩朱

忠靖諤兩王恭簡剛中而韓魏公謚忠獻韓宗

魏謚忠憲趙閱道謚清獻趙挺之謚清憲字雖不

同聲音亦相紊也

外夷使入朝

外夷使入朝所過郡長吏例送迎張安道鎮南京高麗使經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尹其後韓玉汝鎮穎昌亦言交趾小國其使人將過臣境臣嘗備近弼難以抗禮按元豐中近以兵官餞以通判使副府謁其犒設令兵官主之請如故事從之仍詔所過郡凡前宰相知判者亦如之蔣穎叔帥熙河西使卒于中國樞過其境官屬議奠拜穎叔獨曰生見尚不拜奈何屈膝向死胡乃奠而不拜識者是之故事外夷國王來朝宰相出笏見之使者則否紹興初麗使入貢宰相乃出笏見之非故事時翟公巽爲叅政嘗以爲不可明年復入貢始檢會張安道例下之經由州郡云

知軍州事

太守謂之知某州軍州事者言一州之軍事州事無所不統也而或遇朝廷一時推行申嚴之事往往皆以繫銜如隄岸迤角之類彼旣長是郡則一郡之事皆所當爲似不須一一入銜也

都廳簽廳

州郡簽廳舊謂之都廳歐陽公尹師魯在錢思公

幕中有都廳閒話是也宣和辛丑尚書省公相廳
改爲都廳內外都廳並行禁止懷安軍奏本軍都
廳乞以簽廳爲名從之詔諸路依此簽廳之名所
由始也

謁刺

熙豐間士大夫謁刺與今略同而於年月前加一
行云牒件狀如前謹牒後見政宣間者則去此一
行其間有僧官叅監司亦只書實官如提刑宣德
之類其末稱裁旨此風尚淳古焉

座主門生

啓世極重座主門生之禮雖當五代衰亂典章墮
壞之餘然故事相仍此禮猶不敢廢在唐知舉所
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和凝舉進士及第
時第五其後知舉選范質爲第五質後拜相封魯
國公官至宮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裴皞久在
朝廷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
後裔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
生門下見門生世亦榮之維翰已作相嘗過皞皞
不迎不送人問其故皞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
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

為當

梁谿漫志卷第二

梁谿漫志卷第二

入閣

費袞補之

唐有入閣之制 本朝因之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伏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

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伏而朔望入閣有伏習見既久遂以入閣爲重至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唐明宗初即位御史中丞李琪請復朔望入閣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故歐陽公譏之 本朝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自後屢踵而行之太平興國二年詔以八月一日入閣會雨而止又以入閣舊圖承五代章創禮容不備於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爲新圖淳化二年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禮於文德殿右諫議大夫張洎旣與徽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其略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伏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爲內朝在漢爲宣室在唐爲上閣即後日長朝之

殿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鈎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勘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閣甚非憲度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閣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為隻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常經今輿論乃以入閣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聞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脩正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隻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霑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隻日宰相當奏事即時特開延英名對或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臣欲望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隻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霑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隻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名對宰相常叅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

開上閣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淳
化三年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閣舊制入
閣惟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

太宗以爲儀衛太簡命有司更設黃麾仗其殿中
省細仗仍舊從新制也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令有
司依新定儀制重畫入閣圖有唐朝職官悉改之
從東上閣門使魏昭亮之請景祐元年二月知制
誥李淑上時政十議其第十議乞脩起入閣之儀
寶元二年 仁宗謂輔臣曰唐有入閣禮今不常
行其久廢不講抑不可以行於今乎於是參知政

事宋庠奏疏曰比蒙聖問有唐入閣之儀今不常
行臣退而討尋故事夫入閣乃有唐隻日於紫宸
殿受常朝之儀也謹案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
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而謂大內爲西內自高
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制度尤爲華備宮之正
南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
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
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
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據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須
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殿旣奠仗自宜

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若以國朝之制則今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即須先立仗於文德殿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相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值此為殊耳故後來論議因有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閣而叔世離亂五代草創大昕之制更從簡易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或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之相傳入閣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也如閣門有儀制敕雜坐圖耳是何足為希闊之事哉况唐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閣之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閣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為精洽竊恐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下兩制使預加商榷以正舊儀而議者以今之殿閣與唐不同遂不果行至熙寧三年五月壬子用宋

敏求王岐公等議始詔朝望御文德殿立仗而罷入閣儀入閣之本末如此

元祐黨人

吾州蒼梧先生胡德輝理嘗對劉元城歎息張天覺之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爲此言時實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蓋紹聖初童子厚蔡京卞得志凡元祐人皆籍爲黨無非一時忠賢七十八人者可指數也其後每得罪於諸人者駸駸附益入籍至

崇寧間京悉舉不附己者籍爲元祐姦黨至三百九人之多於是邪正混殺其非正人而入元祐黨者蓋十六七也建炎紹興間例加褒贈推恩其後而議者謂其間多姦邪今日子孫又從而僥倖恩典遂有詔甄別之

行卷

前輩行卷之禮皆與刺俱入蓋使主人先閱其文而後見之宣和間蒼梧胡德輝見劉元城尚仍此禮近年以來率俟相見之時以書啓面投大抵皆求差遣旬私書干請乞憐之言主人例避讓而入

袖退閱一二見其多此等語往往不復終卷彼方
厭其干請安得為之延譽士之自處既輕而先達
待士之風至此亦掃地矣

氏族

氏族之譌久矣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三
者實一姓也自分為三派寢遠寢忘則為三姓矣
退之所謂徐與秦俱出韓與何同姓之類是也揚
子雲於蜀無他揚今此揚姓不復見亦皆雜於揚
矣錢鏐有吳越吳越之人避其諱以劉去偏傍而
為金王審知據閩閩人避其諱以沈去水而為尤

二姓實一姓也今之稱複姓者皆從省文如司馬
則曰馬諸葛則曰葛歐陽則曰歐夏侯則曰侯鮮
于則曰于如此之類甚多相承不已複姓又將混
於單姓矣唐永貞元年十二月淳于姓改為于以
音與憲宗名同也至今二于無復可辨如豆盧蓋
唐大族欽望瑒革皆嘗為相而此姓今不復見其
殆混於盧邪

王文貞壻入蜀

王文貞公為相長女壻韓忠憲例當守遠郡得洋
州公私語其女曰韓郎入川汝第歸吾家勿憂也

吾若有求于上他日使人指韓郎緣婦翁奏免遠適則其為損不細矣忠憲聞之喜曰公待我厚也予竊謂王公此舉於當國則甚宜於處家則似未盡且婦從夫者也死生禍福率當同之今其夫特為遠郡遽俾其女歸享安佚之樂而使其夫獨被遐征之勞豈所以教為婦之道哉唐李晟正歲崔氏女歸寧責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即卻之不得進晟武人尚知此為公計者政使其女不肯遠適尤當以義責使偕行使人知公雖父子之愛亦不肯容其私益彰至公之道

則於為國處家之際兩盡其至矣

司馬溫公讀書法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按於當日所側辟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啓卷必先視几按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散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

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觀其沁而覆以次指面擦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當宜誌之

高密辭起復

文選載李令伯乞養親表云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讀者惻然動心元祐三年高密郡王宗晟起復判大宗正事連章力辭其言亦曰念臣執喪報親之日短致命徇國之日長東坡時直禁林當草荅詔見其疏而哀之因入劄子乞聽所守詔從之

范淳父字

范淳父內翰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淳父故名祖禹字夢得温公與之帖云按鄧仲華傳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輒欲更表德曰淳備既協吉夢又可止訛且與令德相應未審可否次日復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備字太顯而盡不若單字淳臨時配以甫子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亦猶子路或稱季路是也如何如何予因是推之劉仲原父貢父錢樸父

皆只一字或謂仲原父用程伯休父三字之法非也伯休父亦只一字耳蓋伯仲與甫之類本語助特後世以便於稱謂非以表其德也凡今以伯仲甫子之類為助者皆取單字蓋亦古之遺意焉爾

射鴈堂

閒樂先生陳公伯修

師錫

在太學與了翁友善一

日同集宗室淄王圃中有鴈陣過相與戲曰明年魁天下者當中首鴈伯修引弓射之一矢中其三了翁不中須臾又有鴈陣過焉了翁射之亦中其三伯修笑曰公其後勝耶了翁曰果然當為公代

其明年徐鏐榜伯修果以第三人登第後三年了翁登第亦第三人皆為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果相與為代因名便廳為射鴈堂先是了翁將唱第問投子山道者云我作狀元否應曰無時一有時三了翁惘然莫測是歲時矣魁天下了翁居其三始悟前語

閒樂異事

閒樂陳公伯修宣和三年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處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衛環列贊者引公拜殿下命之升殿慰藉久之

謂曰卿平生論事童疏可悉錄以進呈公對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彙事郡守賈偉節遣人搜取多已焚滅今恐不能盡記帝曰能記者錄以進即有僊官導公至廡下幕中設几按筆硯有一青冊公方沉吟間僊官曰不必追記盡在是矣開冊示之則平日所草童疏具在雖經焚毀者亦備載無遺公即袖以進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引其手按其頂則十字裂如小兒顛其熱如火謂之曰與吾書詣刺數十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請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

子曰此吉夢其殆有歸詔取公曰不然豐相之臨終亦夢朝帝蓋永歸之兆也已而再寢頃之覺復謂其子曰適又夢入黑漆屋三間此棺槨之象吾去必矣俄南徐太守虞純臣遣人招其子告之曰適尊公有狀丐掛冠正康疆何乃爾莫測其意是以扣公言未既聞傳呼陳殿院來若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其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遂歸携親戚數十人酌酒告別既退命諸子子婦皆坐置酒諄諄告戒家人見公無疾而遽若是愕眙不知所答迨夜入寢有婢杳香

奔告諸子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狀、諸子亟走、至則已跌坐、而一足猶未上、命其子爲收之、纔畢而終、終之七日、忽有僧欲入弔其家、以素不之識、止之、僧云我誠不識公、但疇昔之夜、在瓜洲、忽夢一官人、着朱騎馬、導從甚盛、凌波而北、人馬皆不濡、傍人指云、此陳殿院也、洎入城、見羣僧來作佛事、乃知之、故欲瞻敬遺像、非有所求也、時名流多作挽詩、紀其事、黃冕仲蒙云、不須更草玉樓記、已作僊官第六人、張子韶九成云、凌波應作水中僊、蓋謂此乃知世之偉人、皆非混混流轉者、傳說騎箕

而爲列星、其可信矣

元城了翁表章

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爲膾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前輩表章固不廢、此然其剛正之氣、形見於筆墨間、讀之使人聳然、人主爲之改容、姦邪爲之破膽、元符末、劉元城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公謝表云、志惟許國、知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之而無愠、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間、陳了翁在通州、編修政典局、取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愚公老矣、益堅早

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後竟再坐貶此
二表於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凜凜如嚴霜
烈日與退之所謂登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者似
不俟矣

王定國記東坡事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
李定鞠治東坡獄正急一日將朝忽於殿門謂同
列曰蘇軾誠奇才也衆莫敢對定曰雖二三十年
前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
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此恐未必然按東坡自熙寧
初荆公行新法自是詩語多及新法之不便元豐
二年言者論其作詩譏諷遂得罪相距止十年耳
不至二三十年也籍使能記二三十年作詩文之
因人皆可能似不足爲東坡道也定國記此特愛
東坡之過云爾

梁谿漫志卷第四

費袞補之

東坡教人讀檀弓

東坡教人讀檀弓山谷謹守其言傳之後學檀弓
誠文章之模範凡爲文記事常患意晦而辭不達
語雖蔓衍而終不能發明惟檀弓或數句書一事
或三句書一事至有兩句而書一事者語極簡而
味長事不相涉而意脉貫穿經緯錯綜成自然之
文此所以爲可法也

東坡識任德翁

蜀人任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雄鄉里兄弟皆從
老蘇游東坡所謂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
伯厚者其後在京師有哭遵聖詩云老任况豪俊
先子推輩行又云平生惟一子抱負珠在掌見之
齟齬中已有食牛量其子後立朝果著大節即德
翁也東坡眼目高觀人於齟齬間已能如此妙矣
夫

東坡西湖了官事

東坡鎮餘杭遇遊西湖多令旌旗導從出錢塘門
坡則自湧金門從一二老兵泛舟絕湖而來飯于
普安院徜徉靈隱天竺間以更牘自隨至冷泉亭
則据桮剖決落筆如風雨分爭辯訟談笑而辦已
乃與僚吏劇飲薄晚則乘馬以歸夾道燈火縱觀
太守有老僧紹興末年九十餘幼在院爲蒼頭能
言之當是時此老之豪氣逸韻可以想見也

東坡改和陶集引

東坡既和淵明詩以寄潁濱使爲之引潁濱屬冀
寄坡自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其下云嗟夫淵
明隱居以求志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才實
拙若夫子瞻仕至從官出長入州事業見於當世

其剛信矣而豈淵明之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於人則然東坡命筆改云嗟夫淵明不肯爲五斗粟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攷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此文今人皆以爲潁濱所作而不知東坡有所筆削也宣和間六槐堂蔡康祖得此藁於潁濱第三子遜因錄以示人始有知者

東坡教人作文寫字

葛延之在儋耳從東坡遊甚熟坡嘗教之作文字云譬如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攝得曰錢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者是錢今文章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爲文章能立意則古今所有翕然並起皆吾用汝若曉得此便會做文字也又嘗教之學書云世人寫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則不然胸中有箇天

來大字世間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吾曾中天
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唯吾所用若能了此便會
作字也嘗爲作龜冠詩送其行葛以語胡蒼梧蒼
梧爲記之此大匠誨人之妙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東坡謫居中勇於爲義

陸宣公謫忠州杜門謝客惟集藥方蓋出而與人
交動作言語之際皆足以招謗故公謹之後人得
罪遷徙者多以此爲法至東坡則不然其在惠州
也程正輔爲廣中提刑東坡與之中外凡惠州官
事悉以告之諸軍關營房散居市井窘急作過坡

欲令作營屋三百間又薦都監王約指使藍生同
幹惠州納秋米六萬三千餘石漕符乃令五萬以
上折納見錢坡以爲額南錢荒乞令人戶納錢與
米並從其便憐羅大火坡以爲林令在式假不當
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專牒令修復公宇倉庫仍
約東本州科配惠州造橋坡以爲吏孱而胥橫必
四六分分了錢造成一座河樓橋乞選一健幹吏
來了此事又與廣帥王敏仲書薦道士鄧守安令
引蒲澗水入城免一城人飲鹹苦水春夏疾疫之
患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爲恩怨而坡嘗

然行之不疑其勇於爲義如此謫居尚爾則立朝之際其可以死生禍福動之哉

東坡緣在東南

東坡平生宦游多在淮浙間其始通守餘杭後又爲守杭人樂其政而公樂其湖山嘗過壽星院恍然記若前身游歷者其於是邦每有朱仲卿桐鄉之念謫居於黃凡五年移汝旣去黃夜行武昌山上回望東坡聞黃州鼓角淒然泣下賦詩云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尋上章乞居常州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

胡字夫蔣穎叔疇唱皆以卜居陽羨爲言晚自僭北歸愛龍舒風土欲居焉乃令郡之隱士李惟熙買田以老已而待子由書言桑榆未景忍復離別遂欲北還穎昌作書與惟熙云然某緣在東南終當會合願君志之未易盡言也至儀真乃聞忌之者猶欲攻擊遂不敢兄弟同居竟居毗陵以薨緣在東南之語乃爾明驗古之偉人自能前知所謂有開必先者不假數術也

東坡卜居陽羨

建中靖國元年東坡自僭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

大夫猶畏而不敢與之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錢五百緡。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新第。旣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一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家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敢動。以至於我。而吾子不肖。遂舉以售諸人。吾今日遷徙來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寧不痛心。此吾之所

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坡因再三慰撫。徐謂之曰：嫗之舊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當以是屋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第。竟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而借顧塘橋孫氏居。暫憇焉。是歲七月。坡竟歿于借居前。董所爲類如此。而世多不知。獨吾州傳其事云。

東坡嬾版

東坡北歸至儀真。得暑疾。止于毗陵顧塘橋孫氏之館。氣寢上逆。不能卧。時晉陵邑大夫陸元光獲

侍疾卧内輟所御嬾版以獻縱橫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爲便竟據是版而終後陸君之子以屬蒼梧胡德輝爲之銘曰參沒易篲由殮結纓斃而得正匪死實生堂堂東坡斯文棟梁以正就木猶不忍僵昔我邑長君先大夫侍聞夢奠啓手舉扶木君戚施匪屏匪几詒萬子孫無曰不祥之器

毗陵東坡祠堂記

東坡自黃移汝上書乞居常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擔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字夫蔣穎叔唱和有云惠山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珠賣劔買牛吾欲老殺雞爲黍子來無又云雪芽我爲求陽羨乳水君應餉惠山晚自儋耳北還崎嶇萬里徑歸南蘭陵以歿蓋出處窮達三十年間未嘗一日忘吾州者而郡無祠宇奠謁之所邦人以爲闕文乾道壬辰太守晁彊伯子健來始築祠於郡學之西塑東坡像其中又於士大夫家廣募畫像或朝服或野服列於屏間而晁侍郎公武爲之記其略曰公武聞諸世父景迂生崇寧間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禍莫敢莊語公之葬也少公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

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温公才智不足而謂公之
斥逐出其遺意稱蔡確謗讟可赦而謂公之進用
自其遷擢章子厚之賊害忠良而謂公與之友善
林希之詆誣善類而云公嘗汲引之嗚呼若然則
公之上清儲祥忠清粹德二碑及諸奏議著述皆
誕謾歟公武因子健之請伏自思念歲月滋久耆
舊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言將零落不
傳於是不能為解而輒載其事惟公當元
祐時起於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
童蔡竄朋黨於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
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
昔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為賢從者詈楚
公子曰隸也不力非以為不肖皆有為而發豈少
公之意或出于此非耶後世不知其然惟斯言是
信則為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迂生之語俾刻之
樂石庶異日網羅舊聞者有考記成彊伯刻石為
二碑一置之郡齋一置之陽羨洞靈觀用杜元凱
之法蓋欲俱傳不朽其措意甚美然東坡公之名
節固自萬世不磨矣

武臣獻東坡啓

東坡帥定武有武臣狀極朴陋以啓事來獻坡讀之甚喜曰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問何者最爲佳句端叔曰獨開一府收徐庾於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於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誰識之者端叔笑謂坡曰視此郎眉宇間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即爲具名之與語甚歡一府皆驚竹坡老人周少隱紫芝聞之李端叔嘗記其事

東坡戴笠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簞

笠戴之着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羣吠竹坡周少隱有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便是牧羊奴應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迹與公歸物外清風爲我襲庭隅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戴笠圖今時亦有畫此者然多俗筆也

東坡荔支詩

東坡食荔支詩有云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檀梨麓常疑上句似汎此老不應爾後見習閩廣者云自福州古田縣海口鎮至于海南凡寧上木松檜之外悉雜植荔子取其枝葉蔭覆彌望不絕

此所以有伴松檜之語也

東坡用事對偶精切

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涌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而於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張子野買妾詩全用張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詩用古戰場日五色皆當家事殆如天成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作詩戲之用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全語以為對其通守餘杭日荅高麗使私覲狀云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事非外夷使

者致饋之故實乎

退之東坡用先後語

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後之義練塘洪慶善吏部興祖引前漢志云見神於先後宛若其注云兄弟妻關中呼為先後予觀東坡徐州謝上表云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為先後之容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蓋不知亦出於此也

東坡文效唐體

東坡之文浩如河漢濤瀾奔放豈區區東坡

防者而作徐君猷祭文及徐州鹿鳴燕詩序全用
四六効唐人體而益工蓋以文爲戲邪

東坡錄汭流館詩

東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清儲祥宮碑 哲宗親書
其額紹聖黨禍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長別撰玉局
遺文中有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
光千載斷碑人膽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題云紹
聖中得此詩於汭流館中不知何人作也戲錄之
以益篋笥之藏此詩乃東坡自作蓋寓意儲祥之
事特避禍故託以得之味其句法則可知矣

石屋洞題名

臨安石屋洞岬石上有題名二十五字云陳襄蘇
頌孫奕黃灝曾孝童蘇軾同遊熙寧六年二月二
十日內東坡姓名磨去僅存髣髴蓋崇寧黨禍
時也

柳展如論東坡文

東坡歸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閱出文一卷示之
曰此吾在嶺南所作也甥試次第之展如曰天慶
觀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鍾子翼哀詞別出
新格次之他文稱是舅老筆甥敢優劣邪坡歎息

以爲知言。展如後舉似洪慶善慶善跋東坡帖具載其語。

貶所敬蘇黃

元祐黨禍烈於熾火。小人交扇其焰。傍觀之君子深畏其酷。惟恐黨人之塵點汗之也。而東坡之在儋。儋守張中事之甚。至且日從叔黨棋以娛東坡。洎張解官北歸坡。凡三作詩送之。魯直之在戎。戎守彭知微。每遣吏李琬調護其逆旅之事。無不可人意。當是之時。而二守乃能如此。其義氣可書。張竟以此坐謫云。

昌化盛事

東坡眉人貶昌化。任德翁亦眉人。後亦貶昌化。張才叔贈德翁詩云。儋耳百年經僻陋。眉山二老繼驅除。德翁和云。身投魑魅家。何在澤遠。昆蟲罪未除。蘇任兩公同鄉里。同貶所大節相望。顧儋耳獨何幸也。

侍兒對東坡語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

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

梁谿漫志卷第四

